

年

卷

期

14

11

第

第



第四十卷 第十一期

(第一九二號)

# 世小 界說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11 (109) September 10, 1926



商 務 印 書 館 三 十 年 紀 念

# 大 贈 品 大 廉 價

上 海 發 行 所 虹 口 分 店 陽 曆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底  
(各 埠 分 館 另 定)

## 贈 品 種 類

甲 類 小 學 教 科 書

(另印甲類書目)

購 滿 實 洋 一 元 送

小 學 書  
十 六 年 份 小 學 書  
十 七 年 份 小 學 書

贈 券 實 洋 六 角  
代 價 券 實 洋 三 角  
代 價 券 實 洋 三 角

購 滿 實 洋 五 角 送

小 學 書  
十 七 年 份 小 學 書

贈 券 實 洋 三 角  
代 價 券 實 洋 三 角

乙 類 中 學 教 科 書

(另印乙類書目)

購 滿 實 洋 一 元 送 贈 書 券

實 洋 三 角

丙 類 其 他 本 版 書

購 滿 實 洋 一 元 送 贈 書 券

實 洋 二 角

以上甲乙丙三類均照實洋計算多則遞加零數不計其購甲類書  
滿實洋二角五分以上不滿五角及購乙丙兩類書滿五角以上不  
滿一元者酌贈紀念物品但已得贈券者恕不再贈

包括屏聯勝幅碑帖畫  
冊及本版預定預約特  
價各書均屬此類

## 廉 價

## 種 類

丁 類

儀 器

文 具

玩 具

照 原 實 價

再 打 九 折

戊 類

原 版 西 書

寄 售 書 目

照 原 實 價

打 九 五 折

詳 情 另 見 傳 單 承 索 即 寄



## 編者的報告

編者以極誠懇的態度和讀者相見。想讀者亦以極誠懇的態度對編者。惟關於通信一事。編者對於來函。因為時間的關係。無法詳細答復。除必須答復的。酌量通信或在報告上答復而外。其他恕不一一奉復。務請讀者見諒。是幸。

投稿者用外國紙寫的。請勿兩面寫。以便編排。

凡關於定購本雜誌及催詢寄遞等事。請直接向發行所接洽。以清手續。而免延誤。

前卷二十一期所載的「枉戀」一篇。據有人報告。原作者又將此稿在他雜誌登出來。編者查本雜誌登出在前。他雜誌登出在後。且相隔有兩月之久。這事須由原作者負責。務請投稿者以後不要這樣。

# □ 小說世界 第十四卷 目錄 □

## □ 圖畫 □

毛柏霜之家族合影

和平(荷瓶)

##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劉老伯..... 呂伯攸

俗語詩(補白)..... 編者錄

黃絹幼婦..... 張枕綠

童心(補白)..... 呂伯攸

到深山裏去……………陳琴廬

春的漫歌(一)(補白)……………許伴山

闊氣的計文……………黃葉

春的漫歌(二)(補白)……………許伴山

文壇秘錄(六)……………編者輯

紙田(補白)……………徐心吾

蘭花栽培法……………童君樂

東關(詩意畫)……………胡同光

小說枝談(續)……………蔣瑞藻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閣下曾經操勞過度  
煩惱困苦否如有之



宜謹防腦筋疲乏誠

恐陷於衰殘也

現屆天時炎暑疲乏之際無論男女每患  
夜少安睡易於困倦或頭重不胃納少  
怒自覺精神萎頓往來如負重負及精  
進食不甘味少動此等腦筋弱之症  
力治之法當以補血之法灌輸腦筋使  
療充足為要蓋此大醫生紅丸正  
是救濟之良方也  
能滋補腦筋使全體各部生新血  
身強體健精神充足與山觀東島海  
新報經理呂興山先生來函云  
人以新報經理呂興山先生來函云  
流故鄙人報稱無偏礙於  
年餘以青島區之境而銷至千數  
百餘分雖圓滿之體而銷至千數  
之痛莫可言喻血虧體虛尤極延  
醫服藥均歸無效幸而補腦健體  
韋廉士大醫生紅丸為補腦健體  
一之聖藥購服數瓶大見功效  
餘瓶則精神煥發諸症若枯寒至  
身軀竟得強健異於幼昔凡此  
莫名韋廉士大醫生紅丸  
藥者均有出售或函購每瓶一元  
號五角廉士大醫生紅丸  
元五角廉士大醫生紅丸  
造確係美國貨

毛柏桑之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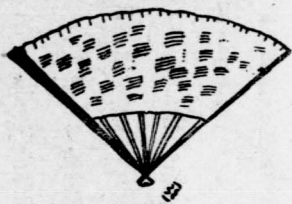
朱瘦桐君贈



和  
平  
(荷  
瓶)



攝生先生梅黃



## 劉老伯

呂伯攸

臨河有幾間低矮的瓦屋，門口屋簷上豎起一根粗竹竿，一張被風雨打褪了色的狹長的布旗，飄飄地繫在上面，隱約望上去，彷彿是「□□省第Ⅹ區統捐局清溪橋分局」幾個字；這局裏的主任，便是我的父親。

記得是我十四歲的那年，學校裏放了年假，齊巧局裏的巡丁金發上省來，我便要求母親，硬要跟他到清溪橋去。

我初到的那天，差不多已經傍晚了；父親案頭的一瓶臘梅花，雖然還沒有跨進他的房門，先已

聞到了濃烈的香氣；一盞煤油燈的暗淡的光線下，除了我的父親以外，還有一個高大身材，黑面孔，微微有幾根老鼠鬚，帶着北邊口音的人；他射出兩道閃電似的目光，不住地向着我瞧。

「咦，怎麼你也來了？」父親也有些驚訝地問我。

「他們校裏放年假了，他硬要跟我來，誰拘得他過！」金發似乎有些怨恨地說；其實，他在路上早已和我商量好，預備明天清早，便陪我上山去捉竹雞。現在他又這樣地說，大約是要避免父親的責備罷。

「孩子們老是關在學校裏，本來也應該帶出來玩玩！」坐在父親旁邊的那人說了。

「唔！」父親很不經意地應了一聲，便回頭向我說道，「快走過來，見見這位老伯——你應該喊一聲劉老伯。」

「嘿，長得好清秀！」劉老伯撫着我的頭皮，笑嘻嘻地說，「你在學校裏，也學過體操嗎？用的怕是木槍吧？嘿，我們船上的槍，真好玩呢；如果裝着沙子，到山上去打斑鳩，一槍可以打到三四隻！」我微微地笑着，對着一位驀生的客人，臉上有些紅了。

「怎麼，你不相信嗎？明天我就帶你去，打給你看，好不好？」我點了一點頭，他又望着父親笑起來了。

「哈哈，釋翁，你這位公子，怎麼像是一位千金，一聲口也不開的？」  
父親也微笑了。我便在這時，認識了這位劉老伯。

第二天，父親還沒有起牀，金發就悄悄地走了進來，「佳，你聽見嗎？山上的竹雞叫得多熱鬧，我們就趁早去罷！」他一手提着一個捉鳥的阱籠，催着我走。

「好的，去吧！」我跟着金發一直沿河邊走去。

冬天的太陽，曬在人的背上，彷彿加上了一件薄棉襖，嚴厲的西北風雖則刮面地劈過來，也減少了他一部分的勢力了。

我們走過了一座小橋，便望見一艘大船；我覺得牠的構造，和平常的有些不同；單講那船頭上，就是一尊漆黑的大砲，艙頂上又矗着一根旗杆，旗上寫着很長的句子，差不多將那幅狹長的布面佔滿了。

「佳，那船頭上坐着曬太陽的人，你認識嗎？」金發看見我很奇異地望着那艘大船，他便順口的問我。

「呀，這衣服，很像昨天晚上來的那劉老伯呀！他爲甚麼在這船上？」

「你不知道嗎？他就是這砲船上的哨官呀！」金發說着，很露出些輕蔑我的神氣。

「這算砲也能放嗎？」

「怎麼不能放，聽說庚子年外國人造反，這算砲也開過幾次。——一砲開過去，足足可以打到外國；你想，多麼利害！」

「劉老伯也會放嗎？」

「嘿，他要是會放砲，怎麼好做哨官呢？」

「那末，你一定親眼看見過了！」

「沒有，這是他親口告訴人的；那時，也許我還很年輕呢！」

頓時，我對於劉老伯，發生了一種強烈的信仰心，覺得像他這樣能够開砲打到外國去的，真是

稀有的人才；何況又是一個官。

我和金發談着，已經走近了那艘砲船；劉老伯也同時瞧見了我們；他便問道，「金發，你們可是到山上去捉烏嗎？好，我也同去，打幾槍給你們看看！」

他也不等我們的回答，立刻便鑽進了船艙，很迅速地提着一枝烏槍，跳上岸來了。

「你看，這枝槍不比你們學校裏的好嗎？」劉老伯舉起槍，一直送到我的眼前。「去，我們就上山去！」

山脚下的幾間小茅舍門口，都圍坐着些小兒女們，大家正在挑花線板玩；還有那吸着白銅頭毛竹煙袋的村人們，他們也都因田裏的事完了，曝着太陽，很快樂地說笑着；等我們走近他們的時，便又一齊站了起來，很恭敬地叫一聲「劉老爺！」

我想，在這個鄉村上，劉老伯的受人尊敬，或許也像我和金發一樣的心理，一樣因為他能開大砲打到外國去吧！

靠河的幾株楓樹上，還掛着一片兩片紅黃的殘葉，這個完全被「冬之神」佔據了的鄉村，僅

僅剩餘這一些是可愛的；但是，劉老伯卻並不注意牠們，他祇是眯着眼睛，很得意地鑑賞那株蕭疏的柳樹。——一株枝幹撲出在河面上的老柳樹。

「哈，你看見那——從上排下來的——第二枝粗幹嗎？」劉老伯望着我，指點給我瞧。

「是的，看見的！——要是在春天時候，掛着幾絲嫩綠的細條，那纔有意思呢！」我說。

「不，我不是這麼說啊！——原來我對於這枝幹上，還留過一些得意的成績呢！」劉老伯微微地有些驕傲的笑。

「甚麼成績啊？現在呢？」我不住地瞪住那枝樹枝。

「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了，也許你的父親和金發都沒有到此地來——金發，可是嗎？」他走着，回頭又望着金發。

「是的，兩年以前，我們的確沒有來！」金發說。

「我記得是一個初二三的夜晚吧！」劉老伯繼續地說，「是的，那一鈎蛾眉月，正掛在我們砲船的頂上——那時，我還不過是一個伍長罷了；哨官是李金標，李老爺——晚飯以後，我剛好躺在

舵樓上，隨意哼着小曲兒消閒；忽然，從剛纔走過的那幾間茅舍邊，送過來一陣嘈雜的聲音；隔了一會，又是鑼聲響了……」

「糟了，可是着了火嗎？」我不等他說完，急切地問。

「不啊，你聽我講罷！——當我正側着耳朵細聽的時候，那船艙裏的李哨官，卻叫起來了；他說，劉得勝——當然是我的名字——你聽見嗎？可是那牛二又來借糧了嗎？」

「牛二，是這裏鄰近的太湖裏一個盜首，他是常常率領了嘍囉們，到這裏來劫掠的；我們雖然每次努力緝捕，但是，他們都熟於水路，一到湖裏，便神出鬼沒，誰也沒法追尋了；因此，李哨官便被記了兩次大過。」劉老伯似解釋地說，我們已經走上山坡了。「——你想，當時李哨官聽到了這種熱識的驚擾聲，怎麼使他恐懼呢！所以，等我提着一把馬刀，鑽進船艙，他卻已經肩着一桿後膛槍，立在船頭上了。」

「我們也不顧頭上呼呼地飛着的槍彈了，上去，跳上去，急忙和幾個弟兄們趕到山脚下。我在微明的月光下走不到幾步路，迎面便遇着了——一個黑影子，隱約看見他手裏提着明晃晃的撲刀，我



知道他是強盜了。我想，「先下手為強，」還是趁勢將馬刀劈過去罷！」劉老伯說着，將那枝烏槍當做了馬刀，很勇猛地在空中劈過去，「好呀，就是這麼攔腰一刀，那人便滾倒了……後來纔知道，他就是那著名的盜首牛二。」

「死了嗎？其餘的嘍囉們呢？」我趁着他停頓的時候，便夾進去問了他一句。

「你不要性急呀！當然，這麼一刀，還會不死嗎？嘍囉們放了幾槍，都逃下了船，出太湖口去了。可是，我們的李哨官，卻也中了他們的一顆槍彈，倒在那株柳樹根邊，死了，他就負着兩次大過死去了！」劉老伯有些嗚咽了。

「後來怎樣呢？」

「後來，我就把牛二的那顆腦袋割了下來，祭了我們的李哨官；一面，又連夜備了公文，差一名弟兄，趕到省裏去報告統領。第二天，弟兄回來了，卻帶轉了兩件回禮：一件是委我升任哨官的札子；一件便是將那首級號令示衆的告示。我們剛纔看見的第二枝柳樹枝，便是掛過這成績品的地方了。——我卻便因此做了哨官了，哈哈！」劉老伯又得意地笑起來了。

「劉老伯，我在戲劇裏看到的強盜，彷彿個個都是有義氣的，不知道後來他們還來報仇嗎？」  
「哼，這是編戲的人捏造的，那裏會有這回事！老實說，我是祇希望他們來報仇，讓我再殺卻幾個，便又好升官了；可是，他們終於不敢來了……」

我們不知不覺地，已經走到了半山坳裏了；一帶森林裏面，全是吱吱喳喳的鳥叫；一向在城市中生活的我，卻覺得這是一個奇蹟；同時便連想在家鄉的時候，曾經跟着叔父，到過一家大茶館裏，看他們舉行一個「鬪鳥會」，滿堂吱吱喳喳地叫，依稀和這森林裏有些相像；不過，鳥的種類沒有這般多，也沒有這樣的熱鬧。自然，我是樂得叫起來了。

「劉老伯，快放槍呀，那邊不是有一隻老鷹嗎？」我指着東邊的一株槐樹上。

「好，你看我放；快掩住耳朵，不要嚇！」他舉起槍來檢視了一會，便毫不遲疑地向着我指的地方瞄準。

「砰！」驚天動地的一聲響，接着便是沙子落在樹葉上，淅淅沙沙地一陣細碎的聲音，隱約還夾着一個孩子的哭叫聲；那老鷹卻拍拍翼翅，很從容地飛去了。

「啊，甚麼人啊？打傷了人，這還了得！」跟着這粗暴的聲音，立刻趕過一個穿破棉襖的老人來。

「怎麼啦，怎麼啦？」金發驚慌地問他。

「怎麼啦！你們打傷了人了；怎麼說？」老人像獅子一般的怒吼着，一把抓住了金發不放。

「有話好說呀，淘淘地做甚麼？」劉老伯搶上前去說。

「唷，是劉老爺嗎？」老人瞥眼瞧見了劉老伯，忽然改變了謙和的語調。「劉老爺，請你可憐見我；剛纔我和我的孩子來打柴，不小心，給老爺們的槍打傷了，你老是知道的，我們一家都靠打柴度日的啊！現在……」

「不要多說了；讓我瞧，打得怎樣了？」

劉老伯說着，我們便都跟着老人，到了那株槐樹底下。祇見那草堆裏，躺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棉襖破得像他父親一般的，赤着腳，滿臉都是鮮血，不住地在呻吟。

「哈，這一點小小地損傷，算甚麼呢！」劉老伯雖然毫不在意地說，我卻嚇得哭起來了。

「劉老爺，總求你開開恩！這雖是一個微細的創痕，但是，我們……」老人不住地向劉老伯作

揖，眼淚掛在他的兩頰上。

「金發，去，我們回去；不要理他！」劉老伯提着槍走了，我和金發也嗒喪地跟着。當我們走下坡的時候，隱約還聽見那老人的幽怨的哭聲。

在路上，劉老伯很懊惱地說，「晦氣，這樣地一隻大老鷹，給他趕跑了！」

「劉老伯，你不是說一槍可以打到三四隻斑鳩嗎？怎麼這樣一隻大老鷹都打不着，卻打在那孩子的臉上了！」

「你們那裏知道，」我的這枝是神槍，「決計不會打錯了人！那孩子，他一定有應得的災難，不過借着我的這枝槍罷了！」劉老伯還是不肯承認他自己技術的拙劣，很倔強地爭辯着。可是，當他走過那株老柳樹的時候，卻再不好意思敘述他的功績了。

這是何等掃興的事！非但我所切盼着的竹雞，捉不到半隻，卻反而帶了一幕悲劇的影象回來，永遠的，永遠的縈繞在我的腦中不會消失；雖然，我現在是已經三十歲的人了。

劉老伯沒精打彩地仍舊回到那艘砲船裏去了，我和金發，也便回到局中；這天以後，我又跟着

父親到鎮上的總局裏去住了幾天，劉老伯便也好幾天不見面了。

等我們回到清溪橋來，竹籬外的紅梅花是一朵兩朵地盛開了，窗外的白雪也似撒鹽一般地灑了下來；這真使富有詩詞天才的我的父親，不期然地大發雅興，立刻要舉行一個「消寒會」。可是，在這鄉僻的小村子裏，除了那衣冠比較整潔一點的劉老伯以外，更去找誰呢！因此，那消寒會的開幕，始終連我祇有三個角兒。如果說得嚴格一點，我和劉老伯的目的物，也僅僅是在燉得稀爛的蹄子和雞、鴨身上吧！

酒熟了，菜都好了；因為找不到一品鍋的緣故，劉老伯便主張用一個磁面盆做了代替物，這浪漫而滑稽的宴會開始的時候，我和劉老伯一筷一筷地祇向磁盆中伸去，父親卻搖頭擺腦地哼個不止；甚麼「雲淡淡粉痕漸薄」哪，「風細細凍香又落」哪，反覆地哼着，哼得那忙着吃喝的劉老伯，也不得不略略地湊些趣。

「好詩呀，稗翁，這不是唐朝唐伯虎的詩嗎？妙絕，妙絕……」劉老伯暫時放下了筷子，拼命地鼓了幾聲掌。

父親祇是撚着他的鬚，微微地笑着：「請呀，我們盡量地乾幾杯吧！」

「不，稗翁，讓我也來吟一首吧！」

「哦，那是好極了，我一定要領教！」父親有些詫異地望着他。「是新作呢，還是舊作？」

「說來真可笑；這還是在我當伍長的時候，有一個大雪的冬夜，在船裏做的，現在，我且讀出來，請你批評：

大雪紛紛下不光，

岸上一片白茫茫；

兩個野狗同跑過，

不見阿白見阿黃。

——哈哈，見笑，見笑！稗翁，我們喝酒吧！」

突然的，砰砰地幾聲，從窗外遞了進來；橋邊土地廟裏的那隻癩皮狗，也汪汪地叫了起來；在一陣猛烈地哭喊聲裏，隱隱地夾着怒罵的聲音；更有門口雜亂的脚步聲，使我們都怔住了。

「不……不……不好了……又來借糧了！」金發顫抖着，從後面趕了進來，「呀，他們在撞我們的門呢！」

「哈，好幸運，我又……」劉老伯的話還沒說完，便很興奮地跳了起來；可是，在這一霎那，門外已經湧進了幾個大漢，有的拿着明晃晃的刀和火把，有的肩着後膛槍；我祇是嚇得向父親的腋下亂鑽。

「哼，快把錢交出來吧！免得我們動手！」大漢們說着，有的攪着桌上的鷄鴨，忙向嘴裏塞了進去。

「呀，對……對……不起，我……我們……的款子……都繳上……去了！」父親戰戰兢兢的說着，劉老伯卻把剛纔的勇氣都嚇跑了，祇是站在旁邊呆看。

「那不行！弟兄們，我們自己動手吧！」一個衣服比較好一些的大漢說。

亂七八糟的一陣擾攘，我們都望着他們，把抽屜裏所有的十多塊錢，以及父親的金錶、行李、身上的皮袍，都一齊細紮停當，呼嘯地去了。劉老伯纔憤怒地道：「這還了得，竟鬧到辦公事的地方來

了；讓我帶了弟兄們去追吧！」他一邊說着，一邊飛也似地跑出去了。

狗叫聲漸漸地息了，我纔把驚魂收了回來，幫着父親把屋子理了一理；半晌，我們都默默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三十分鐘以後，一切都靜寂了；忽然又是一陣叩門聲。金發把門開了，劉老伯穿着一件短褂子，笑嘻嘻地踱了進來。

「釋翁，好了；我又做掉了一個了！」他用左手空握着，右手裝做刀的樣子，向空砍了一下。

「怎樣，殺了一個強盜嗎？」父親問。

「怎麼不是呢，你看，我手上還有血呢！」劉老伯在煤油燈下，伸出手來給我們瞧。

「呀，可怕呀！」父親咬着牙齒，繃着眉尖說；我也有些心跳了。

「釋翁，你們這邊的損失，也請你開個清單給我——哈哈，兩天以後，我們再好好地喝杯酒！」

「劉老爺又要升官了，我們也得喝杯喜酒呀！」金發夾着說。

「這是當然的，哈哈，升官！」劉老伯笑得像發癡一般了。



冬夜的睡眠，雖是甜甜，寧貼的，但是，經過了這樣地一番恐怖，騷擾，睡下去了以後，總是有些睡不着，一直到雄鷄叫了一遍，從帳裏望出去，模糊地望得見桌上的那瓶臘梅花了，我纔朦朧地有些倦意。

等我一覺醒來，太陽已經照得高高地，除了窗外一片融雪的聲音以外，隱約聽見金發和父親在問答着。

「那顆腦袋是已經掛在柳樹上了，可是，糟呢！」金發說。

「怎麼，強盜不應該殺嗎？」父親說。

「不是呀，他殺的不是強盜啊！」

「是甚麼人呢？」

「誰不認識，就是那終年睡在土地廟廊下的爛腿乞丐何三少爺呀！」

「呀，劉老爺爲甚麼殺了他？是誤殺的嗎？」

「哼，他想升官呢！」

「唉……」父親長長地嘆了一聲，金發也便轉到後面去了。

關於那爛腿的乞丐何三少爺的事，我是曾經聽見父親說過的：他本是鎮上的富翁何榮堂的儿子，祇因他不肯習上，終年狂嫖濫賭，不知道把那老頭子的積蓄化去了多少，末了，還染了一身的梅毒。因此，何榮堂是恨極了，纔把他攆了出來；並且，爲了自己的顏面關係，不准他在鎮上討飯。這便是那位三少爺流落在清溪橋鄉裏的歷史了。

我聽見父親的嘆聲，重覆把這段故事溫理了一遍，頓覺得這樣一個不重要的人，實在是社會上的一個贅物，死了，似乎也不關甚麼事！所以我在帳子裏叫了起來，「呀，這樣浪蕩的乞丐，他的罪惡，或許比強盜還利害，殺掉了，算甚麼？」

「哼，孩子，你知道甚麼？」父親冷笑着說。

「怎麼呢？」

「你要知道，何榮堂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呢！——兒子活的時候，要化他的錢，自然氣得把他攆跑了；現在給人家誤殺了，他難道就算了嗎？哼，你瞧着吧，以後的問題正多呢！」

這天以後，人家也有同樣的論調批評這一件事，果然，不到三天，那癡心的劉老伯，還沒有把那升遷的公文盼望到，省裏派來遞解他的差役，卻已經到了清溪橋的砲船裏了。

晚上，金發回來說，「三少爺的父親，已經在省裏告了狀了！」並且知道，到鎮上去報信給何榮堂的，便是那天在山上打柴，給劉老伯打傷了他兒子的老人。

年光過去得很快，於今已是十六年了；不知這位熱心升官的劉老伯，是否尙在人間？

俗語詩（中秋看月）

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三百六十天。一年三百六十夜。安得夜夜月常圓。

編者案。此詩不知作者爲誰。前三句如不是詩。著末一句。卽佳。非常人所能爲也。余喜其特別。爲錄於此。

# 商務印書館三十年紀念 大贈品

## 購買小學教科書

滿實洋一元

贈送 { 小學書贈券 實洋六角  
十六年份小學書 代價券 實洋三角  
十七年份小學書 代價券 實洋三角

滿實洋五角

贈送 { 小學書贈券 實洋三角  
十七年份小學書 代價券 實洋三角

■ 購滿實洋二角五分以上不滿五角者酌贈紀念物品

### 新學制小學教科書

初小一套 已出十種 七十四冊  
高小一套 已出十四種 五十四冊

### 新法小學教科書

初小一套 十一種 八十八冊  
後期一套 十種 三十六冊  
高小一套 十三種 六十四冊

### 新撰小學教科書

初小一套 已出三種 二十四冊  
高小一套 已出六種 二十四冊

### 共和國小學教科書

初小一套 十五種 八十九冊  
高小一套 二十三種 一百〇八冊

### 實用教科書

初小 三六種

### 簡明教科書

初小 五三三種

### 最新教科書

初小 七九種

### 新體教科書

初小 四四種

### 單級教科書

初小 五種

### 複式教科書

初小 四種

### 補習學校教科書

初小 三五種

### 半日學校教科書

初小 三種

小學教科書詳甲類書目內承索即贈

上海發行所虹口分店陽曆八月一日至九月底(分館另定)

商務印書館三十三年紀念

# 原 版 西 書 寄 售 圖 書

照 原 售 實 價 再 打 九 五 折

## 各科原版西書

歐美各國重要出版家發行之圖書雜誌，本館類有經售，價極克己。種類及存書之多，在東方首屈一指。代客訂購，尤極迅速。

▽	▽	▽	▽	▽	▽	▽	▽	▽	▽
哲	文	政	教	科	工	醫	美	音	雜
學	學	法	育	學	商	藥	術	樂	誌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用	說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印 有 原 版 西 書 目 錄 及 歐 美 雜 誌 目 錄 贈 閱

## 寄 售

## 圖 書

本館寄售他家出版之哲學、科學、文學、史地、教育、政法、實業、醫藥及小說、雜誌等中西圖書，數近千種，內容亦極精當，詳目見本館圖書彙報寄售書目之部，承索即寄。

期 限：上海發行所虹口分店陽曆八月一日至九月月底

(各埠分館另定)



# 黃絹幼婦

張枕綠

這樣寧靜甜美愉快的境界。我的生命中竟有一個時間得以侵入享受。我肯輕易放過麼。雖然。伊坐在綠紗窗幔下。紫玫瑰瓶花旁。織錦軟椅上。玉臂露在玄色華絲葛衫短袖外。微振蕩着寬褪的新金錫。手法來去有節的穿引絹線。紅薄的雙唇偶然撮尖。隨着執針的指尖迎送。替我訂這特向良晨好友社定製的美術稿牋。格子裏滿嵌着個個值錢的字。薄薄的一冊。我半坐在軟椅的靠手上。右臂擱在椅背上。略爲扭側身軀看伊做。只得任憑這個異日值得相思的寶貴時間。如針穿孔眼一般。尖銳爽捷的過去。未可挽留些些。

俗語說得好。「癩痢頭兒子自家的好。」將來旁人如何評論且不管。幾萬字的一篇言情創作。在頗

有加工修飾的機會中告成。原作者總是躊躇滿志。那得不敝帚自珍。還有一句老古話。「情人眼裏出西施。」畢竟西施如何美麗我未見。像蕙心的面貌身段。無不合度。加以幽嫻的舉止。冰雪的聰明。和我自十三歲起始。相識至今。已有六年光景。在我這逐漸茁發情苗的時期內。不曾遇見過更能使我合意的一個。最近經過小小波折。有情人終成眷屬。在我驕傲的意想中。這也算得是結果很好。我們歷年交際。相敬如賓。我曾數次在將文稿給伊看後。想順請伊替我裝釘成冊。終覺此等瑣事。未便褻瀆伊。記得有一次。伊也覺察我的意思了。只是顧左右而言他。諒來伊非不願意。伊不欲表示出這種過分親密的行徑。自保伊的莊重罷。環境變換。伊和我組織這小家庭。已有一個半月。伊見我這婚後第一篇著作脫稿了。學着毛遂自薦道。「現在我來替你釘起來罷。」伊遂連整稿牋。把兩隻小鋼夾夾住稿牋的兩端。坐下來作工。

「這是第一次……我愛自己的文字。我也愛知己的女子。以我知心的妻子。手釘我愜心的文字。這是第一次。自然。將來我續有所作。伊也續爲我裝釘。這是可以常有的事。但這是第一次呀。」我正在想着。伊忽然迴眸向我一望。大約伊見了我臉上滿足的神色。要想發吻。不過沒有說出。仍屬意於伊。

手中的針線。我的目光反襲伊。正見在伊唇角。蓄着一些同情的微笑。

我自肚裏尋思。文字生涯。固很清苦。但擠到了社會認識作者的地位。溫飽是可無憂了。工作時間儘憑自由。在工作完畢時。還得享受這等溫馨的滋味。任何職業沒有如此優待的條件。這篇特約的小說稿。今天下午送出去。二百塊錢穩可立刻兌現。與銀行支票的效用不相上下。預料不滿一星期。在銀星週刊上刊出。定有多數讀者。猜度篇中一部份的描寫。是我自己一番經歷的供狀。也許有形諸筆墨。以相揶揄的咧。可是在著作界裏有此信用。誠非一蹴可幾。想起四五年前。投稿報紙。化名至數十之多。但望刊登。不求酬報。偶邀取錄。逢人便說。不有那時節的慘淡經營。焉有今日。更想最初是大膽揮毫。胡亂成稿。幸得漸露頭角。附和風雅。那時僅僅十四歲。貧寒人家的子弟。衣食維艱。何來金錢撥作教育費用。體格漸漸發達。正宜被家長送到商店或是工場裏去當一個學徒。論起智識來。彷彿是蠢牛木馬。我得有執筆爲文的機會。怎不感謝那自幼培植我的父親。我雙目只是望在伊手中的美術稿牋上。便記起了我十歲(?)時創立的一種開支名目。名叫「字紙錢」。我父親經紀起家。自己寫的字不大高明。很希望兒子寫得好字。每天限我寫五張遞加到十張字課。隨時供給給我買紙的



錢。什麼竹籐紙咧。白圭紙咧。紙店裏的夥計分出許多名稱來。我也隨意點中購用。有一次。我向父親提議。每逢星期一向他領取買紙錢。父親對我這個有定例的觀念。非常嘉許。最初每次給我三十文。他偶然忘記了。我自動請款。他也照付。其後因有損壞或閒寫的化費。因紙價增高。逐漸請益。父親有時見我寫着幾個好字。心裏高興。在字紙錢上格外好看。以資鼓勵。我又用我的聰明在這小小的財政權上。領取了上品紙料的代價。卻購買次等的紙料。有的字課父親認為全體平平。未加分判優劣的記號。我便從中作弊。隔幾天仍將此課攙入繳閱。很有幾張走馬燈般的來來往往。利用過多次的。省寫的白紙。抵入下期便存了錢。凡此一切侵蝕所得。供給我抽糖買雜食閒化費。更後我仗着父親信任我。不是天天查閱。每晨在他看得見的時候。很勤的磨墨濡筆。只臨寫一二張字課抵數。每星期一的字紙錢。卻從不會忘記。直是虛糜公帑。中飽私囊咧。我父親果是不曾覺察麼。他在商業上有十分精明的目光。難道沒有瞧見近在咫尺的一個孩子正在變戲法麼。他若是知道的。什麼不來揭開我的隱幕。並加誥誡。未必他蓄意放任。要使我習於罪惡而不自覺。我年紀雖小。正在猜惑。但是一件何等值得紀念的事。使我隨時一索即得啊。一天。父親從上海回來。那時正是臘盡。帶歸不少過年

用的食物。海參咧。筍乾咧。火腿咧。都是我們喜歡喫的。舟車雖便。這許多包裹總有提着步行的時候。我想他是辛苦了。他和母親談了一會物價及烹飪法。驀地裏四望找我道。「三三呢。」他當時教我走過去。把一長卷擱在檯口的紙紮。微笑指示我道。「這是買給你的。省你每星期上紙店了。」我的冷面頰上頓時添了一層暖氣。他未加注意。自管解去繩紮。把那卷長紙展開。嚶。一厚疊整齊的大張紙頭。又細潤。又潔白。比我歷來上紙店所買的好得多了。這樣大的紙張是鄉間紙店所未見的。我怎樣欣感啊。同時愧怍壓在我心頭。愈增重量。過了許久時候不散。明年。便把字紙錢的成例取消——我如何再開口得出——而我對於這樣一刀全屬於我的好紙。不忍孤負。於是我自動上勁練字。記得那一刀紙也寫了多時呢。後日我在上海自己摸出錢來。買整刀頭的毛邊紙時。想起了這件事。頓悟到我父親非不知字紙錢裏的積弊。也非糊塗放任。不加警戒。他誠恐當面揭穿。則我愧怍難受。劣根性未除。而怨懟不免。他不憚煩勞。買了好紙給我。使我內愧於心。自覺對人不起。幡然改圖。而父子間的感情不失。我父親是一個商人。卻爲了他的兒子。對於家庭教育。兒童心理。如此研究周詳。他的苦心孤詣爲何如。可憐我的父親在我十二歲上病故了。父親的遺愛祇得向腦海裏去追尋。唉。

蕙心見我目注伊手裏的稿牋。兀自發呆。不免有些詫異。伊的眼風也盯住了我。我覺得伊正在注意我。緩緩地移目向伊臉部。不經意地說道。「釘成了麼。」伊急忙俯首。又是一針。卻刺破了自己的拇指皮。旋見隱隱的血。原來稿牋已經釘就。這一針是多的。我明明眼望在已經釘就的稿牋上。不該無中生有。問伊一句。自己抱怨。引歉不遑。我匆忙找到一小塊紗布。仍回原處替伊紮裹傷口。伊已將稿牋放在桌上。翹着指頭任我做。也不說一句話。

我竟又想起了一件裏創口的事。當我十五歲的夏天。上海學校裏放暑假。我回家消夏。到家的第二天。母親預備做一道清燉童子雞。伊知道我是喜歡喫的。伊怕他人做來。不合我的口胃。親自入廚操刀。不料一不謹慎。中指尖頭切去了一角。伊搶着把切下的一角。併到原指上。將手緊緊握住。教身旁的丫頭。撮了些香灰。幫伊用布將指頭紮住。停不一會。丫頭把細情告訴我。我急忙跑到廚房看問。母親說。「稍爲有些痛。還好。」伊還怪丫頭不該故甚其辭的告訴我。經過三個星期光景。幸喜原指已併合。紮指的布纔卸掉。一個很大帶斜的環形疤痕。做了我口腹之慾的一件紀念品。假使我眼見我母親指尖切下時的光景。我心房的血總要和那斷指的血一樣的沸熱啊。我在家之日。幾乎天天要

扶着伊那不大靈動的傷指着一回。可憐我母親便在當年十月裏也病故了。母親的遺愛祇得向腦海裏去追尋。唉。

我已不自知地把惹心的創指紮好。一滴眼淚忍不住落在伊手背上。伊很疑惑地問道：『你爲什麼流淚呢？』我把我的回想概略告訴伊。伊率直地說道：『我見許多爲父母者。因和媳婦多少總有些隔膜。聯帶和兒子漸漸疎遠。假使你父母今猶健在。這種自然的傾向恐也難免罷。』『難免麼？』我疑惑着。我永永地疑惑着。

(完)

枕綠這篇小說。描寫家庭中一種很尋常的情景。卻描寫得很好。他來信說：『黃絹幼婦』四字的題目不大切。要求我替他改題。我以爲尙照「黃絹幼婦」的典故說。那麼此四字就是隱着「絕妙」二字。題目和文字似不切。然我也想不出較好的題目。只得照他的原題。好在只要文章好。題目似沒有多大的問題。編者記。

童心（詩）

（呂伯攸）

（一）

童心已經毀滅無餘了，

僅僅在十五年前的一本畫帖中，

淡淡地留了一些痕跡。

（二）

女傭緩緩地從門外歸來，

看那笨重的竹籃裏，

彷彿滿裝着一片喧雜的市聲。

（三）

溪水環繞着一間可愛的老田舍，

牛蒡花生滿在牠的左右，

一隻老母鴨正在教她的孩子們泅水；  
可愛呀，

我走入了安徒生的童話裏了！

（四）

眼光無意地移上壁間那張「合家歡」

我的心便霎時飛到西子湖濱；

不知我辛苦的父親，

近來又添了幾根白髮？

不知我憔悴的母親，

又添了多少思兒的淚痕？



## 到深山裏去

陳琴廬

「到民間去，到民間去！」的聲浪，從俄國大學生口中發出來，傳進了中國大學生的耳朵裏，於是乎有一班有心人，便想實行他們的主張。

都市生活，既然那樣的繁囂可厭，我們還是去享一點恬靜的山間生活罷！野樸的山民，是如何的可親可敬；他們的生活，假使有不適宜的地方，應如何去改進他們；當我脚未踏進理想的山境以前，腦筋裏發生了許多有志氣的人的思想。

棄了舟車，坐上轎子，便一天一天向高處爬了。雖然道路很長，臀部坐久了，會得發痛起來。但乘輿看山，卻是開我生活中未有之記載，不覺得沿途欣賞，忘其所得的疲勞了。山勢是慢慢地高起來的，今天足立在水平線上的高度，比昨日固高了不少，明日比今日高得又加上幾倍，這樣的無形中將我向高山上送，使我自己也毫不覺得，我不能不感謝擡轎的人，他們幫助我的力量爲不少了。他們賣自己氣力，換幾塊錢，養自己

和他的妻子，固然苦不過；但是於良心無愧，有時到也覺得很快樂。西方有個學者，批評到中國人的生活，曾經拿轎夫在山頭吃煙唱小調做比例，那裏知道他們的樂處，就是我所說的這一點啊！

峯巒聳秀，直上雲霄，一望中的山色嵐光，都以遠近分出濃淡來。有的是突起如椎；有的是迴環若浪；更有古人所謂「天外雙峯削不成」的，在層巒疊嶂之間，白雲紅日之下，愈現得飄渺虛玄，可望而不可即。

我下了轎子，跟了轎夫，登石路峻嶒的山徑，向嶺頭上爬。出了一身汗，纔將不計其數的石級走盡了。在一家茶亭內坐下來，轎夫將轎子放在茶亭外，他們又抽起旱煙起來了。白雲在老樹頭上飛，遠山頂上，更團結得像白絮一般。老張敲敲旱煙管內的煙灰，向朱老大說道：「多好的棉花絮！朱大呀！把牠弄來做棉被，睡着真快活死了。」朱大罵道：「你想棉被想瘋了！雲可以做絮嗎？」

這個時候的萬壑松聲，呼呼地叫起來，聽了好像是萬馬奔騰，又好像是潮湧大海，風勢初來，頓現出倉皇顛沛的氣象；風聲漸遠，又復令人寂然意遠。我一面坐在木凳上喝茶，一面自己默默地想，竟不知是置身何所了。

山頭上的居民，衣衫穿得十分襤褸，看見坐轎的人經過，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帶一點驚訝和欣羨的神氣。他們言語中間，可以叫我辨得到他們並不是本地的土民，大概是從別的地方遷居過來，或是從難區逃荒過來的。他們住得很安靜，並沒有什麼野心，什麼「架人」「綁票」「劫財」「害命」，恐怕是不會發生罷？最顯而易見的，小孩子們在地下頑得怪起勁，見了生人，縱然也呆呆地望一會，但從不向人磕頭討錢，做上海所有的那許多貧兒乞丐的工作，叫人家又討厭又可憐。這大概是他們的父母不肯教他們那樣做罷！

下了嶺，慢慢地又走進了深壑，泉水淙淙，隨路曲折，白石粼粼，清可見底。山鳥在看不見處叫，野花在沒有人的地方飛，穿出幾重山，始見鄉鎮，這一天我們行了足足九十里，大家乏了，便尋鎮上一家大些的飯店歇下。

「板奶奶！今天這位外路來的先生，要弄個乾淨鋪子給他開。」轎夫朱大向坐在門口的一個中年婦人說。

「有的有的！讓我到後面瞧瞧去。」那婦人一面說，一面用眼睛打量打量我，拉開腿一直向裏



跑。我看她身上着得衣裳很漂亮，大概是小客棧的招牌罷。上身一件淺色竹布褂子，蒙了裏面綢棉襖，下身是黑摹本棉褲，小足上穿一雙黑緞子鞋子，雖則年紀已近卅歲，到也不十分村俗難看。我心裏十分納罕，怎麼山鎮上竟也有賣弄風騷的女子，而這種女子偏偏在飯店裏做主人？一會兒那婦人花枝招展般走將出來，招呼跑堂的把我的行李搬到後進一間廂房裏去了。

廂房的對面，有一間大的房，已經有人住了。吃了晚飯以後，我纔看見對面住的是母女二人，另攜一僕，住在前進，聽茶房說，她們是要到W埠去的。

那個女的，望去好像是在W埠求學的，着了一身黑色衣履，愈顯出小臉的圓白勻嫩，蓬蓬短髮，覆於額角下面，繫了花絲葛套裙，一雙天足上，穿的是有絆扣的圓口鞋子。她的母親，頭髮已經花白了，兩個人都帶一點大家的風範。

天色漸漸黑起來了，我在網籃裏，抽出一本浮生六記，就近洋油燈，身子斜靠在牀鋪上看。耳邊聽見前面許多人賭錢的嘈閥聲音，忽覺得對面房間裏靜悄悄地一點動靜沒有，不免從紙窗的虛處窺視窺視，見對面房間門大開了，那位女士伏在案上寫什麼——大約不是記賬便是作書——

她的母親不在身邊，或者到女店主房間談天去了。我復又低下頭看我的書，正看到坎珂記愁一段，心裏十分淒楚的當兒，只聽得「你是什麼人快走出去！」的吡叫聲，好像是女子聲音，我趕快抽開門門，那面有個男人，聽見我開門聲音，便一溜煙跑走了。我站在那位女士的房門口問是什麼事，那女的又嚇又羞，幾乎急得要哭出來。一回兒她的母親和男僕以及女店主都來了，她一面埋怨她的母親，一面又露出要說感激我的話的意思。她說：

「一個不認識的男子，酒氣薰人的，沖進我的房裏來，一直便往我身邊走，被我一叫，這位先生從房間裏走出來，他纔跑走了。瞎了眼的賊！」女店主連忙賠小心，後來查出是賭博鬼兼酒鬼錢小爺，賭賭錢，朝後面去休息，卻不料摸錯了門路，看見女士的房門開了，就走進去，撞了一個釘子。依女士一定要向警署要求懲辦他，後來我勸伊在客邊不必與較，只要沒有驚動女士就是了。她的母親也和我攀談起來，纔知道女士姓江，有父親在W埠經商多年，她自己果然在女師裏讀書，這次回鄉是看祖父母的。

次日清晨，她們先我動身，各朝相背的方向走，女士凝眸迴視，眼角依依，她們剛上轎，我也預備

出門了，只是心中十分不愉快，像是失了什麼似的。

我坐上轎，還沒有出鎮口，轎夫停止了步，說是後面有人叫，果然見江氏母女的老僕，氣吁吁的跑到我的轎前說：「先生！我們家太太，問你先生到C城裏寓在什麼地方？」原來她們是C城裏的大戶人家，她們昨夜聽我說是要到C城去，偶然忘記問我是往C城幹什麼的，所以特着老僕趕回來問。我順手取出鉛筆，從日記簿上扯下一張白紙，將自己的名姓和去教書的學校校名寫好了，交給那個僕人，我的轎夫，便又開步向前趕路了。

清晨的山景，最有趣了！一堆一堆的似煙非煙似雲非雲的汽體，從山巒深處，漫漫地飛出來，一會兒散佈得滿坑滿谷，不久又變作長帶子，將山腰圍扎起來了。四野的綠樹梢頭，和遠遠地鄉村人家，都被輕霧籠罩着。坐在轎裏，不覺又走了好幾里，纔見太陽光放射出來，漸漸兒將輕煙淡霧一齊收拾去了。我看看曉景，禁不住又低頭想起昨宵的那個女郎，兀自捧了一冊小日記簿子發怔。

兩山壁立，中間距離，不過丈餘，僅容一澗和一道依山麓鑿的險徑，其長約七八里。沿途有幾座休憩的亭子，別的房屋一椽也沒有的。澗石上的流水聲音，唱出一種淒涼調子，我身臨此境，不能自

遇的恐懼的心，不期然而然的戰慄起來。從肩輿裏，看見巖壁上刻了幾個大字「欽免養馬」寫得很雄健。轎夫說此地叫做南灣，我想應該叫做難灣纔對。古人有句詩道：「峯當險處還遮日，路欲窮時又見山。」好不好姑且不管，只是確切此處的實境，不能否認的。

這一次的旅途中，所經見的古蹟，倒也不少，寫出來很麻煩且亦無趣。卻是在某村中，聽輿夫說的一件事情，到有點發笑。「某村中有一家廣廈數百間的富戶，開了五道大門，每道門內是一房，老兄弟死完了，現在承繼人只剩了一個獨子，於是五大房共有這一個獨子，每房娶一個媳婦給他，這個獨子每房過一個月，輪流照派，到月底辦移交的時候，須得將這個獨子用秤秤一秤，看看他的體重減沒減，到底那一家媳婦把他養得好些，論功行賞；養瘦了，便說是媳婦供給不好，或者是斲喪他太過，照例是要罰的。」

「啊！不得了！這是從前大皇帝三宮六院的制度，也可以說是養豬的辦法，這件事太稀奇了，我不相信！」我這樣的說了。轎夫卻又拿許多事實來證明。

又走了好幾點鐘，路上吃了兩三次茶，用了一頓飯，太陽漸漸地偏西，我們便從山岡上，遙遙的

望見C城了。

在這個萬山深處的C城中，我將要住上一年或半載，倘再能繼續下來，有機會還要做點新事業，着手第一步，自然是改革他們的思想。但這是以後的話，我這篇遊記式的小說，卻不能不在這裏先告一結束了。

## 春的漫歌

(許伴山)

「春光的消息在那裏？」

春光的消息：

在每一條柳枝上，

在每一朵梅花裏，

在每一隻小鳥的歌喉裏。

踏着芳草，

攀着柳條，

向故鄉凝望——

望到歸時，

殘花堆滿了路上。

商 務 印 書 館 三 十 年 紀 念

# 儀 器 文 具 大 廉 價

## 再 打 九 折

### 儀 器 標 本

理化器械化學藥品模型標本  
評延聘理化專家悉心製造近  
製新學制高小用各種儀器標  
本模型尤便教科代訂歐美製  
品取價亦廉

### 音 樂 用 品

暨樂準確式樣新雅學校應用家庭娛樂  
均極合宜此外手拉風琴軍笛軍鼓等亦  
均價廉物美  
國語留聲機片 八張二十四元  
                  每張三元五角  
外國國語留聲機片 十二張三十六元  
                  每張三元五角

## 各 種 中 西 文 具

活 動 鉛 筆	鉛 筆 橡 皮	信 封 信 箋	本 國 筆 墨	自 來 水 鋼 筆	自 來 水 毛 筆	墨 水 墨 汁	繪 畫 器 具
				各 式 紙 簿	算 尺 規 尺	華 文 打 字 機	西 文 打 字 機

## 照 原 實 價

### 照 相 用 品

本館經售德國伊卡照相鏡映  
影片機攝影片機放大器幻燈  
及其附件鏡頭精確機件靈巧  
製造完固式樣新雅

### 運 動 用 品

本館運動用品種類齊全質地堅固競賽  
或練習應用均極相宜  
教 育 玩 具  
本館製造教育玩具皆合兒童心理質料  
堅固構造精巧饋贈兒童實為無上妙品

上 列 用 品 印 有 目 錄 承 索 即 寄

期 限 上 海 發 行 所 虹 口 分 店 陽 曆 八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底 (分 館 另 定)

# 商務印書館三十年紀念 兒童用書大贈品

陽曆八月一日至九月底(分館另定)

購滿實洋一元送

實洋書券一元二角

購滿實洋五角送

實洋書券六角

(辦法與小學書同詳見傳單)

## 兒童文學叢書

本叢書文字圖畫，都能切合兒童心理，分故事小說詩歌劇本遊記笑話兒歌謎語等十類，各出多冊，定價每冊五分至一角。

## 托爾斯泰兒童文學類編

分故事物語寓言民話小說五種，興味濃溢，有三四年的國語程度，都能了解。

## 兒童史地叢書

書分甲乙二種，每編各出多冊。文字圖畫，簡明活潑，使兒童在閱讀有興味的故事中，增長許多史地的常識。

## 兒童理科叢書

本書目的在使兒童知道一點科學常識，所選材料，都是兒童日常聞見的事物。已出三十餘冊，定價每冊五分。

- |        |        |        |        |        |
|--------|--------|--------|--------|--------|
| 兒童遊藝叢書 | 兒童世界叢刊 | 兒童工藝叢書 | 兒童手工叢書 | 兒童藝術叢書 |
| 幼稚用書   | 童話圖書   | 常識談話   | 故事遊記   | 兒童音樂   |
|        |        |        |        | 兒童衛生   |

另印兒童書目贈閱

上海棋盤街發行所 · 北四川路虹口分店



## 鬧氣的計文

黃葉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幹過某書局中的代理經理。那書局自己沒有印刷所，所有的印刷物，都委託幾家印刷局代印。有一次，因為已發出的一種印件，在一家小印刷局裏，已經許多日子還沒印出，沒奈何我自己走到那小印刷局去催他們一催。

當我走進那小印刷局的門口去，那局中的老板，忙起立招呼，陪着笑臉道：

「很對不起，竟使你經理先生自己勞駕起來！因為這幾天的短期印件，委實太多了一點，不得不把貴局的印件，略遲幾天；但明後天無論如何給你趕一趕吧！好在我們老主顧了，一定能够原諒的。」



我不得不裝出一點經理的神氣來——雖然是代理經理——瞅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說：

「怎麼還沒印嗎？太拆爛污了！什麼短期印件值得這般的忙！」

「不瞞你老說，這幾天大概發生了什麼瘟疫吧？所以天天死人，天天有這麼不少的計文，來找我們做生意。你老是內行呀！像這種的印件，利息自較優厚一點；但限期都很短促，不得不趕印，因此把貴局的印件，耽遲了下來，很對不起啦！」

「哦！那你最好天天望死人，人越死得多，你的利息越發優厚哩！我們的生意可不用做了。」

那老板笑起來道：「你真是一個趣人！我們不是棺材舖子，怎麼天天望着死人呢？」

我也忍不住也笑了起來。恰好有一個排字生，拿了一張什麼底稿，來問他的老板先生：

「這一張的材料太多，現成的版子中插不下去；要是拆去了重排，又要費多少的手脚，不如把普通的先排印起來，版子可不用變換。」

那老板把那底稿接在手中，瞧了一下，點着頭道：「哦！委實太多了！」

我也趁此機會，走到那老板的身傍瞧了一瞧，原來就是一張計文的底稿！上面排列着不少的

銜頭：什麼進士及第呀？什麼翰林院編修呀？什麼學士呀？什麼侍郎呀？……還有什麼衆議院議員呀？什麼總統府咨議呀？什麼顧問呀？什麼會長呀？……足有三四十個赫赫的頭銜！我也瞧的有些眼花，記不清許多。

「好闊氣的一位大老！這樣的訃文，當然又是一注好生意哩！」我向那老板笑着說。

「那倒不見得。」那老板搖着頭說，「越是這樣麻煩的訃文，排的時候也費事，印的時候也費墨，紙張也多費；但利息卻也不見得十分優厚。」

那排字生也插嘴道：「可不是呢？像這樣的嚕哩嚕嚕，再麻煩也沒有人已死了，還誇什麼銜頭！不怕瞧的人討厭！」

我不由的伸了伸舌頭道：「呵呵！瞧不出你這孩子，竟然這樣地大膽，敢把這麼一個大老，瞧得半文不值！」

那排字生笑道：「這打什麼緊？好在他已死了！就是我罵了他，他也不聽見哩！」

那老板呵着他說：「好哩！莫多嘴了！這是不能緩的，後天就要來拿，說不得只好多費一點手脚，

把現成的版子拆改一下吧！並且要趕快，因為要印二萬份哩！

那排字生沒奈何皺着眉頭，接了那底稿，懶懶地走了進去，嘴裏卻還咕嚕着：「討厭的東西！擺什麼死闊！」

那老板笑向我道：「這莫怪他們要討厭，因為普通人的計文，只消把現成版子改換幾個字就行，只這一張計文，非把現成版子拆卸了另排不行。」

「怎樣的現成版子呢？」我問。

「我們小印刷局，大概都有一副排好的現成的計文版子。因為普通人的計文，大概終是「不孝某某等，罪孽深重，禍延顯考……」等這些老套話格式也是一般的，沒有什麼大變動，所以只要改插幾個字就行了！」

「那麼，何不再排一副貴族式的現成版子呢？」

那老板笑道：「這個，你老是外行了！富貴人家的計文，變化最多，長的短的——比普通一般的終要長一些兒——捉摸不定，叫我們拿那一種做定式呢？況且富貴人家的計文，究竟比較的少數；

我們又是小印刷局，備的字也不多，不單做訃文的生意，怎好把活用的字，擱置起來？今天的拆卸現成版子，便爲了字少的緣故。」

我聽了他的話，點了點頭，正要向他催促我的印件，忽然那個排字生又走了出來，眉頭皺得緊緊地，手裏仍拿了那張訃文底稿，走到他老板面前，擽着嘴道：

「這真是討厭的東西！這些怪銜頭上的字，一大半是我們鉛字架上沒有的，怎麼好排呢？」

那老板也皺了一皺眉頭，「買去！你先把空鉛填滿了再說。」

那排字生只好擽着嘴走了進去，嘴裏還咕嚕着：「這種銜頭，本是空擺架子，中什麼用？我看不用買吧！給他填幾個空鉛就算了！」

傍邊一位校對先生聽得了，忙道：「這怎麼可以呢？在訃文中，銜頭是最要緊的，該得去買！」

我聽了笑起來道：「銜頭可以買的，銜頭可以把幾個空鉛代替的，但那位闊氣的大老，辛辛苦苦地博得了這許多銜頭，怕死也料不得會給你們當作身後的取笑資料；會給你們看得半文不值，當作了嫌惡的東西！」

他們也都笑了起來，那老板卻帶笑地說：

「但終是一張閻氣的計文！接到這計文的，怕誰也視爲一件榮幸的事哩！」

## 春的漫歌

(許伴山)

我禿着頭兒放情地歌唱，

問春之神何時來到江南？

脫卻了我破舊的長衫，

赤裸裸地浴着春光。

長堤上的柳條青青地垂着，

危崖下的泉水嗒嗒地滴着，

春啊！你滋生了萬物；

還能復活那春閨夢裏的枯骨嗎？



# 文壇秘錄 (六)

(編者輯)

## 故台灣總統與韓荷生

清光緒季年。中東之戰。中國既敗。以台灣(時台灣爲中國一省)割與日本。命既下。台人大譁。乃謀獨立。改建共和國。以抗日本。舉台灣巡撫(?)唐景嵩爲大總統。卒以力不能敵。未幾即敗。然亞洲之大總統。自唐氏始也。唐字薇卿。其初曾爲劉永福幕客。中法之戰。隨劉征安南。其時著有請纓日記。(余曾見其木刻本。爲四厚冊)所記多征安南事。除一小部分可供史料外。其他詩歌甚多。且大半爲香奩之作。蓋每至一處。留連風月。卽有歌詠。以誌鴻雪因緣也。今觀其詩。可想見其爲人。恍如花月痕小說中之韓荷生云。可以一笑。(秋山)

## 馬君武之新文學

馬君武先生。於前清末年。曾創辦一種詩歌小雜誌。名曰新文學。專載詩歌。而以譯詩爲多。君武所譯。擺倫哀希臘詩全十六章。卽載於此雜誌中。又載譯貴推詩數章。貴推者。德國文豪。今人所譯作歌德者是也。其第一期出版於清光緒三十〇年。僅出一期卽停。此雜誌世少知者。故爲記其大略於此。

(秋山)

## 紙田

(心吾)

文人筆耕。號硯爲田。由來久矣。東坡詩云。「我生無田食破硯。」註「唐人以硯爲良田。舌耕而筆耒。」而硯田之外。不知尙有所謂紙田者。語林云。「晉蔡洪赴洛。洛中人問吳中舊姓。」答曰。「吳府君。朱永長。嚴仲弼。顧彥先。張伯威。陳士龍。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言默爲稼穡。以禮義爲豐年。」又劉氏小說云。「蔡洪赴洛。人間吳中舊業。」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而楊萬里詩亦云。「只有書生拙。窮年墾紙田。」



## 蘭花栽培法

(董君樂)

二五三六

### 緒言

蘭花屬蘭科的植物，古稱燕草，李時珍叫他做土續斷。吾國原產。和蘭草不同。蘭草簡稱蘭，就是詩經、鄭風中溱洧篇裏「方秉簡兮」的簡，屬菊科植物。多年生草本，高三四尺，全植物都有香氣，莖葉略帶紅紫色，秋天莖頂開淡紫色小花。春秋左氏傳裏「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說：「蘭當爲王者香草。」都是指着蘭草而說。現在的人，往往就誤認他是說的蘭花，這是大大的錯誤，我在這



裏，不得不先行辯正一下。

### 形狀

蘭花是多年生的常綠草本，地下的根部，長而多肉，貯藏充分的養料，供給第二年發芽的用處。葉從土內生出，細長而尖，有平行脈，基部互相抱着。莖從多數葉的中間生出，上有一朵至數朵的花；莖上面的葉，都變成短小的苞，把他來保護花蕾。花瓣六枚，分做兩層。外層的三枚，相當於普通花的萼，中間的一瓣，俗呼主瓣，兩側的兩瓣，叫做副瓣。這兩個副瓣，和蘭花品種的優劣，大有關係。據老於藝蘭的人說：兩瓣左右橫平，叫做一字肩，品最貴；兩瓣上升的，叫做飛肩，也是貴種；若垂下一二分，叫做落肩，品種尚可；再向下落的，叫做三角，品最下。內層側面的兩花瓣，形狀顏色，和外層三枚是一樣的。內層中間的一瓣，形狀和其他五瓣，完全不同；大而美麗，上有許多的硃點，叫做唇瓣，也和品種的優劣有關。花的顏色，要算嫩綠色為最好，老綠色是次一等，赤轉綠色，又比較的差些。花瓣要肉厚質軟，香氣強烈為佳。多年種在盆裏的蘭花（俗呼服盆蘭花）開起花來，就能達到這個目的。

### 品種

蘭花品種很多。舊說：一幹一花的，叫做蘭；一幹數花的，叫做蕙。蘭比蕙，品格較高貴。就事實來說，這種籠統的分法，實在是不對的。現在我把幾種普通栽培的著名品種，寫在下面：

春蘭。原產浙江東部的山巖陰地，俗名草蘭，又呼山蘭，或稱甌蘭。四月間（陽曆以下同）開花，一幹一花，色綠帶白，略有香氣。

建蘭。原產福建。葉三四片或五六片，合為一叢，長二尺許；如不立支柱，那就容易左右倒伏。七八月間開花，一幹有五朵至九朵的花，色淡黃帶微綠，香氣強烈，供諸几案，能使滿室生香。

漳蘭。是建蘭的變種，葉較建蘭為闊，花和建蘭相同。

魚魷蘭。葉長尺餘，色深綠有光。秋季開花，和建蘭相同，花色白，有香氣。

素心蘭。是魚魷蘭的變種。葉比較的細長些，秋季開花，色純白，有強烈的香氣，花和魚魷蘭相同。

蕙蘭。亦稱九節蘭。葉和春蘭相同，但比較的長而強勁些。春末開花，一幹八九朵，較春蘭為瘦，色亦淡些，香氣不及建蘭。

## 土宜

四

蘭花性喜陰濕，但不喜土內有水分的積滯，所以栽培用的土壤，宜河沙和壤土適當混合，再加堆肥或腐熟的油粕，用竹篩篩過，分土粒爲大中小三種備用。或者採山上的泥土，和肥料混合應用，因爲山土多沙質，容易透水的緣故。但是混沙過多，土內的水分，洩去太易，那灌溉的次數，一定要多；若沙土太少，細土過多，那末水分的宣洩不易，根部就容易腐爛。所以栽培上等的品種，寧使沙多，灌溉勞苦些爲好；不是如此，得不到好的結果。

## 繁殖

蘭花的繁殖，都用分株法。分株的時候，在四五月間，把蘭花從盆內或園地拔出，用清水洗根；再取利刀，割去腐爛的部分，就可以分開的地方分離他，切不可亂割；若是根部互相纏結，就應該仔細把他分開，不要損傷他。但是分株也不能够年年分的，最好隔着二三年分一次。因爲根部豐滿，開花就可以艷麗，若嫌根多，只可改種大盆，到了幾年之後，那就不能不分了；若果再不把他分開，那根部密集，容易腐爛，到後來，也是不好的。這種地方，我們應該特別注意。

## 地植

蘭花栽培，除了大批種植外，普通都不用地植。地植的方法：應選疏鬆的泥土，作畦栽培，四周應用短籬圍繞，籬高五尺，用竹編成方眼，再植忍冬（俗名金銀花）等於籬旁，使他纏絡籬上，以免熱氣烘逼，損傷蘭本；而夜來風露，仍可領受，如此布置，自易繁盛。

## 盆栽

盆栽蘭花的方法，以高鉢為最佳。先於鉢底，盛入碎炭或蚌蛤破殼一層，如此可避潮濕。或於盆底再放些碎鐵片，可以避去蟲蟻。次用大粒土一層，然後把蘭花根部，配置妥當，勿使他屈曲；再填入中粒土，最後加上小粒土，用手壓平，中央稍高，四周較低，低下度，約比鉢口淺一寸；並且須將枯葉剪去，再充分澆水，安置在有庇蔭的地方，經過一星期，始可令他接觸日光。

## 灌溉

蘭花灌溉，很重要。但用量的多少，以及需要補給水分與否，應先用指察驗土壤。若土內含有濕氣，暫時可以不必澆水；如覺土壤乾燥，那就非澆不行。夏天灌溉的水，用量應該稍多；但盆內也不

可聚水，只須能够解除暑氣，以免葉片枯焦罷了。取用的水，以河水池水爲最佳，雨水次之，井水切不可用。澆時，宜用細孔噴壺。

### 施肥

蘭花施肥的時期，應自春分節起，至秋分節止，約隔着十天或半月施放一回爲最佳。否則在春季發生新葉時，施放一回，使葉能茂盛；再至發花時，施放一回，以助花力，最爲重要。肥料用油粕一升，溶一斗水內，等他發酵腐敗，用他上面澄清的水分灌澆；污濁糞水，切不可用。

### 管理

蘭花管理，養蘭訣云：「春不出，夏不日，秋不乾，冬不濕。」因爲春天氣候寒冷，有霜雪寒風的傷害，不宜安置在露地。夏天日光太烈，不應使他接觸，宜用簾遮蓋。秋季應注意灌溉施肥，使他養料充足，不要使太乾燥。冬季應藏溫室或土窖內，不給他受寒冷，盆內水分，卻不能夠太多，恐怕要受冰凍的緣故。所以他這十二字訣，可說包括的很多。此外還有三事，也應特別注意的：

一、葉上生有花蝨，日久葉片就要枯萎。宜用大蒜頭搗爛，和水蘸筆敷塗，很有效驗；或用新鮮

鱒魚血，和水澆葉上，也可除蟲。其次，應將舊土換去，另添新土，因為花的生蟲，大半由於盆土潮濕的緣故；所以換土，也是除蟲的一法。若是花蟲除不勝除，那麼最好把他的葉片，一齊割去；今年雖沒有花看，到了第二年，新芽發生，仍舊容易茂盛。

二、蘭花開花，不可給他完全開足，看見還有數朵沒有開放的時候，就應該把他剪去。倘若不是如此，一部分的花，結了種子，根部的養料就少，第二年開花，一定是要受影響了。

三、每年冬季，盆內應添新土，土厚則氣候不散，第二年就容易旺盛。如果要換用大盆，也是這個時候最好，過了時機，就易損傷根部，影響發葉開花了。

## 詩人趣事

(心吾)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續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見江陵幾雜志)



東關

煙水蒼茫西復東。  
扁舟又繫柳陰中。  
三更酒醒殘燈在。  
臥聽蕭蕭雨打篷。

(胡同光繪陸遊詩意)

#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 琵琶記

### 第一 蔡生

唐人小說(載說郛中)其目當細檢之云。牛相國僧孺之子。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藝苑卮言(明王世貞元美)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見前不錄)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饒賢者耶。

莊岳委談(明胡元瑞)云。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据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



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微。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繇者。恐說郭所載。未如太平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誠齋雜記（元周達觀）云。僧孺有子名繇。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

## 第二 鄧敞

觚牘（明鈕琇玉樵言觚）云。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妃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

談錄（清汪師韓韓門）云。舊唐書載僧孺二子。蔚。蔚登太和九年進士第。蔡登開成二年進士第。俱仕爲節度使。誠齋雜記所云繁者。疑是蔡字之譌。蔚襲封奇章侯。其名尤著。故玉泉子遂以爲蔚。

而蔡趙之姓。雜記尤爲符合也。又考杜牧之作牛丞相墓誌銘。所載五男六女。長男蔚。次叢。次奉倩。二人皆稚齒。(李鈺牛公神道碑。亦曰二人未知名)長女嫁上黨苗愔。次嫁范陽張洙。次嫁常山張希復。次嫁前進士鄧淑。次未笄。一人始數歲。則鄧敞又是鄧淑之訛。要之小說所言。其爲傳聞。總難取信耳。

莊岳委談云。蔡爲牛壻。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憎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昏。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己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輻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拊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事皆符

合。姓氏稍異耳。敝後官至祕書。職位恍惚類也。

### 第三 王四

留青日札（著人姓名俟檢）云。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風。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高皇徵時。嘗賞此戲。及登極。捕王四置之極刑。

靜志居詩話（清朱彝尊竹垞）云。世傳琵琶記爲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邨聽唱蔡中郎。是南渡時已衍作小說矣。

### 第四 蔡卞

兩般秋雨庵隨筆（清梁紹壬應來）云。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据此則此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

琵琶記爲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按宋人蔡中郎官詞不必卽名琵琶記。應來以意斷之。非事實也。)綜之上列諸說。蔡生鄧敞蔡卞皆以後人咏古事不必託名。卽謂託自宋人。不始柔克。然除蔡卞外。唐宋相去幾三百年。(自唐太和九年。盡北宋靖康二百九十四年)抑何避忌之有乎。周生之說。起近百年。殆亦意測。不可依据。而宋人稗說不止官詞之蔡中郎。及温州雜劇之蔡二郎。可疑爲柔克所祖。又陶南村輟耕錄衝撞引首題下。復有蔡伯喈一本。名字明白。更無疑義。大抵美人名士。生不遇時。及其死也。舉世傷之。感慨發於楮紳。流傳徧於時俗。今古知名。附會益甚。至不嫌以邨圖之見。爲古人之事實。後世文人。又雕飾焉。傳之愈遠。益非其真。明妃之與伯喈。理或相同。加以蔡女胡笳。音節淒惋。樂部所習。尤易牽連。肆坊考據。必窮所出。失志才人。或借酒盃。伯喈身世。更爲履歷。稗說之成。皆由此則。亦何怪乎。予固以爲伯喈佚事。宋稗舊說。信然有之。且不一見。柔克意有所風。託爲根據。別出機杼。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何況詞章寄託。不妨荒唐。其事其文。皆竊取而已。故謬伯喈之事。以就王四之文。言非苟作。理或可信。必謂琵琶有所景託。寧從留青日札之說。唯是柔克所譏。蓋屬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實有其人。卽以爲諷世之作可也。今世戲文有包龍圖斷陳世美一本。亦與琵琶同科。不過結場透露。未若琵琶忠厚。猶存詩人之意焉耳。又按樂府雜錄蘇

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諸戲。悉屬此部。而教坊記則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中郎。嗜飲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着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此二事絕類。於蘇中郎踏搖娘而見夫婦之道苦矣。夫之棄妻。情事至歧。醉飽之與富貴。其例一也。唐世諸戲。卽有此粉本。宋戲關目。倘如琵琶。可云自唐代相承。不過易蘇而蔡耳。葩之與葩。皆不敢信果爲其人。要其情事。則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一二年來。聞之屢已。海外游學士人。先後歸國。四五年間。往往崛起致身青雲。而逐妻悔婚。以就他氏。坊市新聞日鈔。所傳爲新琵琶者。奚啻一二。莊岳委談。凡傳奇以戲文爲稱。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中郎耳順而堵卓。以謬悠其事也。此語似琵琶而外。不知尙有何本。又云。予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紲。一也。生止一女。後沒虜廷。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誣讎。日爲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已。按胡只知琵琶。故爲此語。其實元曲中藉重中郎之處固多。如王粲登樓連環記之類。皆有蔡邕學士。情致各各不同。而金雀記甚至假左太沖張孟陽以淨丑登場。後人戲弄。不惜芻狗前賢。又安能一一爲之呼冤耶。

(蔡琦室曲話)

(未完)

念紀年十三館書印務商

# 品贈大書科教學中

(定另館分埠各)底月九至日一月八曆陽

店分口虹路川西北

所行發街盤棋海上

**舊制中學教科書**

共和國教科書 已出四十三種 共六十八冊

民國新教科書 已出十七種 共十七冊

最新中學教科書 已出十六種 共二十二冊

新著教科書 已出十九種 共二十八冊

滿實洋一元  
贈實洋書券三角  
滿五角以上不滿一元者  
酌量贈送紀念物品

**新學制中學教科書**

新學制初中教科書 已出二十一種 共五十七冊

現代初中教科書 已出二十二種 共四十一冊

新撰初中教科書 已出十一種 共十六冊

新學制高中教科書 已出十五種 共十九冊

**師範學校教科書**

現代師範教科書 已出九種 共九冊

師範學校新教科書 已出十九種 共四十冊

師範學校教科書 已出十四種 共十四冊

新體師範講義 已出十八種 共十八冊

師範講義 已出二十二種 共二十二冊

**職業學校教科書**

新學制高商教科書 已出十九種 共二十一冊

新學制高工教科書 已出九種 共九冊

新學制農業教科書 已出九種 共九冊

商業學校教科書 已出八種 共十冊

寄即索承目書種乙載詳種餘



棕欖玉容霜之  
效用

敷粉之前。若先輕擦玉容霜。  
必能分外鮮艷。  
不含油質。皮膚多油者用之  
最宜。  
保護皮膚。不受風日之侵。而  
免起縐及雀斑膿疹等病。已  
患者能即消除。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啟

#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 第二卷 收穫

### 第十回 斯奶奶的樓梯(續)

斯奶奶說道。這是很聰明的辦法。很有趣。先生。你不是說有個老婆子……班特比以爲這一層。不算什麼。把話語截短了。說道。我說的那個老婆子。我們並未捉他。但是將來總要把他捉着的。瑪當。當下你若要問我什麼意思。我可以告訴你。越少提到這老婆子越妙。當天晚上。斯奶奶收拾行李之後。在



窗後歇息。看看那大樓梯。看見路伊沙。還是往下降。他看見的是路伊沙坐在哈特厚身邊。兩人在園裏亭子低聲說話。哈特厚站着。低頭同路伊沙耳語。他的臉幾乎靠着路伊沙的頭髮。斯奶奶瞪着兩隻鷹眼望。說道。兩個人很湊近了。斯奶奶離得遠。聽不見他們說什麼。若不是從他們兩人的情景去猜。是不會曉得他們兩人在那裏密談。且說當下路伊沙問道。哈特厚。你記得那個人麼。哈特厚答道。我記得很清楚。路伊沙問道。你記得他的面貌。他的神氣。和他所說的什麼話麼。哈特厚答道。我記得清楚。他是個很愁悶的人。說話說得太長。他那日說了許多道德的話。我那時候心裏就說道。你作得太過火了。路伊沙說道。我卻很難相信他是個壞人。哈特厚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安瑪不是問過你嗎。你不曉得這個人有什麼好處。(安瑪卻未說過這句話)路伊沙答道。我的確不曉得。哈特厚問道。你聽見過別的工人有什麼好處嗎。路伊沙答道。男工女工。我都不認得。我怎能夠曉得他們呢。哈特厚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我是你最誠篤的朋友。你試聽我說說。我很知道有幾派極好的人。雖說這些人。見着東西。可以拿得到手的。他們不客氣。就要拿的。我卻還是相信他們是極好的人。我們所說的那個人。好說話。但是誰不好說話呢。這個人好講道德。世界上。那個壞種。那個好胡說的人。不講道

德呢。上至議院。下至感化院。那裏頭的人。那一個不講道德。只除了我這樣路數的人。是不講道德的。就是我們這路數的人。卻很有點精神。我們所說的那個人。你是見過的。他所說的話。你是聽見過的。班特比是我很看重的一位好朋友。可惜他。不甚精細。不然。用些手段。原可以把這個人說得轉來的。他卻不然。把這個人斥革了。這個人自然是覺得很受傷。發怒。不滿意。走出去遇見一個人。勸他入銀行。他果然進去。拿了些錢。裝在口袋裏。他進去的時候。口袋是空的。出來的時候。口袋是裝滿了的。他這個時候。心裏爲之一快。他這個人若不趁機會作這件事。他反變了是個平常人。不是非常人了。只要他有些聰明。他自己就會想出這個主意。不必別人奉勸他。路伊沙坐着。想了一回。答道。我恐怕我自己不好。不然爲什麼我聽了你這番話。我覺得心裏一放。很與你同意。哈特厚說道。我並不是說人怎樣壞。不過按着道理上說話。我同妥瑪。彼此都是誠信相孚的朋友。我同妥瑪說過這番話。不止一次了。他很以我的意思爲然。我也很以他的意思爲然。你願意散步麼。於是兩人就在小徑上。慢慢散步。天已快黑了。斯奶奶只見路伊沙扶住哈特厚的手。路伊沙自己卻不覺得他在斯奶奶幻想的樓梯。一級一級的往下降了。毋論日夜。斯奶奶無時不留心看着這樓梯。從斯奶奶的眼看去。路伊

沙簡直的是從樓梯向下溜。哈特厚來也罷。去也罷。斯奶奶總留心看的。哈特厚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他都曉得。哈特厚留心看路伊沙的神氣。是怎樣的變。斯奶奶也一樣的留心。斯奶奶也留意路伊沙。什麼時候。爲什麼事。臉色變高興了。什麼時候。爲什麼事。臉上現不高興的神色。斯奶奶這兩隻黑眼睛。睜得很大。毫無憐憫的意思。只要看見路伊沙一步一步的往下降。跌入深坑。那時候他心才舒服了。說到他伸手去拯救路伊沙。他卻絲毫無這種意思。斯奶奶當面是極尊敬班特比。背後是向着畫像罵他。那裏有什麼意思去攔住路伊沙下降入坑。很着急的要看見那末一步。很耐煩的等他跌入深坑。

第十一回 越降越低

話說加拉得了夫人病故的信。從倫敦回來。辦過葬事。又跑回倫敦。埋頭在報告裏面找許多不相干的數目。去睇那些好數目的人的眼睛。單簡說話。他回到議院去辦事。當下斯奶奶全副精神。都用在偵察路伊沙的語言舉動。一點不放鬆。雖然他回去銀行。中間有好幾天。自己不能親自偵察。他卻從種種方面偵探。專留心從路伊沙的丈夫班特比一方面。從他的兄弟安瑪方面。從哈特厚方面。從信

件封面都偵察到。斯奶奶說道。我的班特比夫人。你已經降到最低的一級梯子了。毋論你用什麼詭秘手段。瞞不了我。再說。路伊沙天生的品格。與後來環境所造成的品格。和他那種不可解說的深沉。一面引動斯奶奶偵察他。一面卻使斯奶奶偵探不出什麼來。斯奶奶雖用盡許多聰明。卻偵察得毫無頭緒。哈特厚有時也簡直的不敢說路伊沙到底存什麼心思。他研究路伊沙臉上的神色許久了。有時簡直是莫名其妙。世上的女人。哈特厚見過的。實在是不少。單獨這個路伊沙。他簡直是看不透。於是就拖到很久。後來有一次。班特比要出門辦事。離家三四日。那一天是星期五。班特比在銀行透露遠行的意思。對斯奶奶說道。瑪當。你還是照常的。明天到別業去。當我仍在那裏一樣。我在那裏。或不在那裏。你當作無什麼分別。斯奶奶有點怪他的意思。說道。先生。我請你不要說這句話。先生。你曉得的。你走開不在家。我覺得於我很有分別。班特比聽了這句話。卻無什麼不喜歡。說道。瑪當。好呀。我不在家。你只好還是好好的過。斯奶奶駁他道。班特比先生。你的話。我奉行如法律。不然。我是耍辨駁的。你向來待我是極其優厚的。我卻不曉得加拉小姐的意思怎麼樣。歡喜不歡喜接待我。先生。你不必再說了。既是你請我去。我就去。班特比睜大眼說道。瑪當。既然我請你去住。就是了。爲什麼你還要

別人請你。斯奶奶答道。我並不盼望別人再請。先生。你不必再說了。我只願你回來。我看見你很高興。班特比嚷道。瑪當。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斯奶奶答道。先生。你從前是很活潑的。我久已看不見了。先生。請你還是發揚些罷。當天的午後。班特比已經動身。銀行正在關門。斯奶奶喊道。畢左爾。你去對安瑪先生說。我同他請安。請他上樓。嘗嘗羊排。沾沾胡桃醬油。喝一鐘印度皮酒。說到吃喝。安瑪是無時不喜歡的。果然就上樓。斯奶奶說道。桌上擺了平常的飲食。我以為你也願意嘗嘗。狗子答道。斯奶奶。我謝你。愁愁悶悶的就吃。斯奶奶問道。安瑪。哈特厚很好麼。他答道。他很好。斯奶奶心裏罵狗子不肯多說話。問道。他現時在那裏。他答道。他現時在約克沙地方打鳥。昨天還送了路伊沙一大簍子東西。足有半個教堂那麼大。斯奶奶很和氣的說道。他這樣人是打鳥的好手。他答道。百發百中。安瑪是向來好垂頭的人。現在更甚了。他就是擡頭也過不了三秒鐘。斯奶奶若是要偵察他的神色。這時候正是好機會。斯奶奶說道。哈特厚這個人。我是最喜歡的。許多人都喜歡他。安瑪。他不久就回來麼。狗子答道。我盼望他明天就回來。斯奶奶說道。這是好消息。安瑪說道。我同他約好。今晚在車站會他。隨後同到他那裏吃飯。他有別的事。大約有一兩星期不到別墅去。這是他對我說的。但是他在這裏住。

過星期日再走也難說。斯奶奶說道。我忽然想起來了。若是我托你帶個口信。你可以替我告訴你的妹妹麼。狗子有點不甚願意的說道。我可以試試。只要你的口信並不太長。斯奶奶道。不過是請安罷了。因為我的神經還有點不安。不如自己一個人休養的好。這個星期。我不去騷擾你的妹妹了。安瑪說道。不過是這句話麼。即使我忘記了。也沒什麼要緊。因為路伊沙除非是見着你的面。不然是不會想起你來的。他對斯奶奶說了這句恭維話。又垂頭不響。等到把印度皮酒喝光了。才說道。斯奶奶。我卻要走了。說完就走。第二天是個星期六。斯奶奶終天坐在窗外。看同銀行交易出進的人。留心看郵差。看街上過往的人。心裏一面盤算許多事。最留心的就是他幻想的樓梯。到了晚上。披上頸巾。戴上帽子。偷偷的出了銀行。跑到火車站。躲躲藏藏在各處偵察。看看有什麼人到站。他卻不在月臺各處露面。安瑪已經在那裏走來走去。等到火車到站。下車客人。卻無哈特厚。等到來客散了。去看火車到站的時刻表。又問問站上的脚夫。打聽過之後。出了站。在街上走。上下的看。有時揭帽。有時戴上。打哈伸懶腰。他是要等第二次火車到站。還有一點四十分鐘。斯奶奶從車站一間屋子走出來。說道。這是個調虎離山的妙計。把安瑪支開了。哈特厚這時候。一定同安瑪的妹妹在一起。這是斯奶奶忽然想

出來的。於是就跟着這條路走。往別墅去的火車站。是在市上那一頭。那時候路上不甚好走。又沒得多少時候了。斯奶奶跳上一輛馬車。趕到車站。跳下馬車。飛跑的買了車票。跳上火車。在車上只想到那樓梯。見得路伊沙。走下來走得飛快。走到坑邊了。就要跌入深坑了。這時候正是九月。傍晚的時候。斯奶奶走到別墅。藏在小樹林裏。有樹葉遮身。四圍的看。窗門都是開着的。還未上燈。也無聲響。跑到花園裏看。也看不見什麼。偷偷的繞到樹林。果然聽見不遠的有很低說話的聲音。分明是哈特厚同路伊沙的聲音。果然是用調虎離山計。把妥瑪調離開了。他們兩個人在那砍過的一株樹旁邊。斯奶奶彎着腰。偷偷的走近他們。走到差不多了。站起來。躲在樹後。離他們兩個人很近。哈特厚是偷偷的到了樹林。並不在房子那方露面。他是騎馬來的。是從左近的田上穿過。他的馬還拴在籬笆外。那一面的田上。相離不過幾步。哈特厚說道。我的至愛。你叫我怎麼樣呢。我曉得你一個人寂寞。我能夠一個人走開嗎。斯奶奶聽見了。又看見路伊沙垂頭。心裏說道。你只管低着头。作出更能動人的樣子。你擡起頭的時候。我不曉得男人爲什麼喜歡你。我的至愛呀。你卻不曉得誰在這裏看見你。

# 夏令夜間乘涼切勿露宿

既無蚊帳且睡熟之時胸腹並無薄被覆蓋對於成人致患瘧疾為蚊吮所傳染或小兒受風寒易起腸胃各症且夏令暑熱天氣切勿使其大便祕結因便閉一症能使毒質入血散佈週身諸恙蜂起矣療治大便祕結及清涼血液之品莫妙乎服用紅色清導丸乃是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即如湖南保靖里耶娥義興號姚



純齋先生來函云

近一二年來大腸火重大便常有滯阻之虞已經舍弟霽村由北京來函叮囑非清導丸治之不可登時直接貴藥局承寄來數瓶立服果屬舒暢大便有序飲食日增氣體恢復此種良藥佳品功力神速實屬全收效果全愈云云自愧

無報聊草數行以表謝忱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

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

郵費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此孩曾患腸胃險症危殆已極

## 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救治

觀此男孩懷抱母親手中者直隸關外朝陽縣西硃碌科街胡冠英先生之公子也其來書云小兒自出世後即患大便秘結每隔五六日大便一次每便時須半句鐘之久肛門腫血相隨而下痛苦之狀難以形容且面色黃白如紙體氣甚虛精神恍惚曆一句鐘之久始能復元鄙人屢用中藥施治百無功效正在無法可施之際由郵局接貴藥局寄下衛生小書始知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立即購買一瓶與之試服不料服用數日其病若失刻下小兒百病皆無身體肥壯矣嬰孩自己藥片乃是韋廉士大醫生特製之靈



藥專治寒熱胃弱不化便閉腹痛肚瀉嘔吐腸風出牙各症痰厥驚風傷風等症且能立殺蛔蟲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章 簡 稿 投

## 載 轉 許 不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十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里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里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及大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用文言  
 三 若稿之體裁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請將原文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五 請將原稿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六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八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九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十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投寄之稿一律不退還稿者請於投稿時先聲明  
 所有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酬報之類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投稿時先聲明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先聲明  
 投寄之稿一律不退還稿者請於投稿時先聲明

### 表 目 價 告 廣

### 表 價 定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等第地	位	全面十二	半	面	四分之一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定價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零售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住時務將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籍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腎在脊骨之兩旁形如扁豆司血之清濁濁者降為小便清者運行週身以故腎強則血清身健腎弱則血汚身弱而且疾矣

#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  
 背脊疼痛 水腫腫脹  
 大脚瘋痛 膀胱發炎

治  
 風濕骨痛 沙淋石淋  
 腎骨筋痛 小便諸疾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各  
 骨痛腰痛風濕症  
 經未腎虛膀胱發  
 切污毒此丸靈驗  
 中外真良藥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